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Raymond Carver

WHERE I'M CALLING FROM

我打电话的地方

[美国]雷蒙德·卡佛 著 汤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aymond Carver
WHERE I'M CALLING FROM

我打电话的地方

[美国] 雷蒙德·卡佛 著 汤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3568 号

Raymond Carver

Where I'm Calling From: Selected Stories

Copyright © 1976, 1977, 1981, 1983, 1986, 1987, 1988 by Raymond Carver; 1989 to present by Tess Gallagher

Author's Foreword copyright © 1991 by Tess Gallagh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打电话的地方/(美)卡佛著;汤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152-2

I. ①我… II. ①卡… ②汤…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1325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王轶华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52-2
定 价 35.00 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致 谢

《大厨的房子》、《我打电话的地方》、《箱子》、《不管谁睡了这张床》、《大象》、《山雀派》和《差事》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

作者对以下刊物允许再版本小说集里的小说表示感谢：

《安泰乌斯》、《安提俄克评论》、《亚特兰大》、《卡罗莱纳季刊》、《科罗拉多评论》、《十二月》、《论述》、《时尚先生》、《小说》、《大道》、《格兰塔》、《时尚芭莎》、《爱荷华评论》、《堪萨斯季刊》、《密苏里评论》、《新英格兰评论》、《北美评论》、《西北评论》、《巴黎评论》、《观点》、《犁》、《西部季刊》、《塞内卡评论》、《西南风》、《月刊》、《西方人文》。

* 这本选集基本上按照小说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作者对部分小说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几篇小说的题目作了改动。——原版编者说明

献给苔丝·嘉拉佛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只在尘世上走一遭，我们既不能和前世相比，也无法对来世加以完善。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目录

001	没人说一句话
018	自行车、肌肉和香烟
030	学生的妻子
039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047	你在旧金山做什么？
056	肥
062	阿拉斯加有什么？
078	邻居
085	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103	收藏家
111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117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128	凉亭
135	还有一件事
139	小事
141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148	严肃的谈话
155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70	距离

180	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
193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215	平静
221	维他命
238	小心
250	我打电话的地方
267	大厨的房子
273	发烧
299	羽毛
321	大教堂
338	有益的小事
364	箱子
378	不管谁睡了这张床
394	亲密
403	牛肚汤
419	大象
435	山雀派
454	差事
466	译后记

没人说一句话

我能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话。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他们在争吵。过了会儿，争吵声没有了，她哭了起来。我用胳膊捅了捅乔治。我以为他会醒来，对他们说点什么，好让他们觉得内疚而停下来。但乔治就是这么一个混球，他开始又踢又叫。

“别捅我，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说，“我告你的状去！”

“你这个笨狗屎，”我说，“你就不能聪明一回？他们在吵架，妈在哭。你听。”

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听了一会儿。“我才不管呢，”他说完转过身去，面朝墙接着睡他的觉。乔治是天底下最大的混球。

后来，我听见我爸离开家去赶公共汽车，出门时他使劲摔了一下前门。她曾告诉我说他想把这个家给拆了，我不想听这个。

过了一会儿，她进来叫我们去上学。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古怪，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我肚子不舒服。已经是十月的第一周了，我连一次课还没旷过呢，她能说什么？她看着我，但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乔治醒了，在听。我从他在床上的动作就知道他醒着。他在等着事态的发展，好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

“好吧。”她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待着吧。但不许看电视，记住了。”

乔治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病了，”他对她说，“我头疼。

他整夜都在捅我踢我，我一夜都没睡。”

“够了！”她说，“乔治，你得上学去！不许你待在这儿，整天和你哥打架。现在就起床穿衣服。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今天早上不想再干一仗了。”

乔治等她离开房间后，才从床脚处爬出来。“狗娘养的。”他说，一下子把我的被子掀开了。他躲进了卫生间。

“我会宰了你的。”为了不让她听见，我压低声音说。

我在床上一直待到乔治上了学。当她准备去上班时，我说我想学习，让她为我在沙发上铺个床。茶几上放着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①的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还有我的社会学课本。我不想看书，希望她快点离开，我好看电视。

她在冲抽水马桶。

我等不及了。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我去了厨房她放大麻烟的地方，从烟盒里抖出三根来，把它们放在了碗碟柜里，然后回到沙发上，开始读《火星公主》。她从房间里出来，瞟了一眼电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书是打开着的。她在镜子前拢了拢头发，进了厨房。她出来时，我忙低下头看书。

“我要迟到了。再见，甜心。”她没提看电视的事。昨晚她曾说过，要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她真是一点上班的心情也没有。

“什么都别烧，你不需要开炉子煮东西。饿了的话，冰箱里有金枪鱼。”她看着我，“但你要是肚子不舒服的话，最好什么都别往肚子里放。不管怎么说，你都不需要点炉子。听见没有？吃点

^① 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美国小说家。擅长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是人猿泰山这个角色的创造者。